



片断

书斋

旧楼房

□人 邻

附近那条路,修了好久了。几次外出,总觉得回来的时候,就该修好了,可是总也没修好。

那条路的北边,是一处老旧甚至可以说是衰败的居民楼,红砖的,该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建筑。这类旧建筑,说明了它的主人在这座城市的地位。

大清早我去单位,总是从楼前经过,几乎每个门洞里都放着一把椅子或是一只废弃了的沙发,上面坐着一个退了休的男人或是女人。男人大半冷漠地看着行人,一边想些什么;或这人抽烟,总也舍不得的样子——多年前我就见过这样的人,总是舍不得狠狠吸一口,怕很快把那根烟抽完了,只虚虚地吸一口。也有女人坐在那里,端着一只半旧的搪瓷缸子,开水或茶,手里抓着半块馒头或大饼,正吃早饭呢。

他们坐半天,坐够了,才回去。

我偶尔想,那么多时间,不能在家里看点书、写写字么?才一想,就觉出自己的愚蠢来。

这里的人,也多是不进饭馆的。偶尔去吃一碗牛肉面,也并不会加鸡蛋。坐够了,也十点、十一点了,该去买菜了。可更多的时候,买菜也不去的。上午的菜贵,要到了下午,四五点了,才去买。每一棵菜,都在手上过过,仔细打量了,才放到称上。

路一直没有修好。修了路,这座楼的南边就临街了。临街,就该吵了。吵了,就热闹了。

修路的地方,拆去了一些临时的建筑。一些人搬走的,丢弃了一些不要的家具,这楼里的人,会过去看看,遇到还能用的,会捡回来。

一天早上,我经过那里,见一个年迈的女人站在楼后,也就是修路的路边,呆呆看着什么。她在想什么呢?几个月之后,这条路就修好了,就会热热闹闹地行走各样的汽车,会有更多的行人,会嘈杂起来。

临近路边,这座楼就会给开发商注意到,也许什么就会有拆迁的规划,会给他们一些钱,安排了偏僻地方的房子,将他们拆走了。他们的生活,没有人注意,至少是很少给人注意。没有人去了解他们的苦乐。

这样的角落太多了。

声色

愤怒的荷花

□吴晓云

荷花总是纤柔纯洁的,迎风的姿态总是那样美那样静,像一位谦谦君子,或者更像一位绝世美女,芙蓉如面柳如眉。

黄永玉笔下的荷花却别具一格,明明是东方水墨,却有西方印象派的疏狂,用大片的灰蓝色做背景,墨色晕染出的荷叶坚强有力,几朵蓝色的荷花傲然挺立,全然没有荷塘月色的朦胧美,旁边两只水鸟也在做“青白眼”,仿佛孤绝于人世。黄永玉先生从小流浪,饱经沧桑,对万丈红尘间的悲欢大约便是这种态度:你自管喧嚣,我欣然狂放。

黄永玉的荷花尺幅很大,笔法不拘一格,工笔细致入微,那些荷花如盈盈仙子,欲说还休,泼墨时狂笔乱扫,还喜欢用排笔涂抹,其花如碗,占据满幅,连花茎都格外吸引眼球,线条挺直,粗砺执拗。满纸荷花完全没有纯洁之态,一朵朵饱经沧桑,无声地怒放,烟霞间隐藏了心中不平事,笔墨中还透着几许愤怒。

黄永玉才华横溢,在所有的时代,有多少才华就会有多少坎坷,老爷子早已悟透生死,生命品格高傲孤绝,对朋友赤诚,写过《比我老的老头们》,下笔温情,如寒冬饮暖茶,对小人白眼相向,直斥其人格毫不留情。他用笔墨表达自己的独立思考,用荷花寄托自己热爱生命的不同侧面与细节。

黄永玉是湖南人,湘莲自古有名,他从小在荷塘边长大,熟悉荷花每一时令的风姿,用画笔去捕捉用心灵去感受,仅速写就画了八千多幅,荷花的万种风情都在他心中飘逸。荷花自古入画,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笔下残荷清高孤傲,张大千的荷花如艳装美女,为世人所倾,黄永玉的荷花仿佛冲出画框,构图别致,技法老辣,有时质朴潇洒如清风,有时极度狂放如临死的最后绚烂,他的题词也很有趣,简洁如“荷塘夏梦”、“荷塘益清”。有一幅他题了两句诗:太华山上玉井莲,花大如斗藕如船,超凡脱俗,生机盎然。

西方画家也画荷花,无奈的睡莲是仲夏夜之梦,与黄永玉的水墨荷花是两种路数,反而梵高的色彩与黄永玉殊途同归,在极度紧张饱和的黄色基调上开放出生命的花朵,传达出一种强烈的精神宣泄,真的是“十万狂花入梦寐”。



浮生记

冬至吃饺子

□曹立柱

我记得小时候,每逢冬至,母亲就开始忙着做饺子的事儿。有一年冬至,母亲先把摊熟的鸡蛋皮切成细片放入碗中,再将韭菜择洗、切碎,加入调味料,然后又把鸡蛋细片块倒进调好料的韭菜里进行搅拌均匀,放置备用。

母亲是烙大饼维持家庭生计的,是地方有名的面食好手,包饺子当然是小菜一碟。她取出盆中和好的面团往面板上一放、一揉、一拉、一滚,成了条状……眨眼间,变成了面皮,然后又呈现出饺子的队列。我也找来汤勺,舀馅包着饺子。

我好奇地问:“冬至为什么要吃饺子?”母亲像老师见到一位勤学好问的学生,边包饺子边兴奋地说:“冬至吃饺子,是咱们北方人家的风俗,也是为纪念一位大医学家张仲景的。相传,在一千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北方天寒地冻,不少人的耳朵都冻烂了。冬至那天,张仲景知道后,立刻舍药救伤。他吩咐几个徒弟支起几口大锅,又嘱咐几个弟子去买羊肉和辣椒。而后把羊肉、辣椒和一些驱寒药材放在锅里煮熟。然后将羊肉和药材捞出来切碎做馅,用面粉做成面皮包成耳朵样的“娇耳”,经水煮熟后,分发给每个冻疮的人两个“娇耳”和一大碗驱寒肉汤。”

我迫不及待地插上一句:“那‘娇耳’能治好人冻烂的耳朵吗?”母亲百信不疑地说:“能啊!人们吃了‘娇耳’,喝了‘祛寒汤’,浑身上下暖暖和和,两耳也开始热,冻伤的耳朵也治好了。从那以后,老百姓都学着‘娇耳’的样子做,只是里面的馅子有了变化,药物的成分逐渐少了。再后来,‘娇耳’



’的样子又慢慢地变成今天饭桌上的水饺了。”

锅里的水开了,母亲将“娇耳”放进沸腾的水中。幼小的弟弟妹妹如风似的跑到锅边,全神贯注地盯着在白浪里上下欢动的饺子,扑鼻的香气冲得嘴馋的弟弟妹妹不由自主地伸手想抓饺子。母亲喝道:“不要动手,烫着!乖——”到桌边坐着,我拿碗盛给你们吃。”母亲盛完锅里最后一碗饺子,端着饺子刚到桌边,门口突然出现一个手拿空碗的乞丐老人:“行行好,讨口饭吃!”母亲注视着老人说:“老人家,天气这么冷还出来啊!”母亲边说边伸手接来老人手中的空碗,把右手一碗刚出锅的水饺碗倒入碗中。我急了:“妈,你没有吃的了?”母亲笑着对老人说:“老人家,没有吃饱,再跑两家。注意,不要冻着!”乞丐老者连声道谢,转身离去。

笔记

珠海的桃花源

□杨长征

三十年前要去一趟珠海高栏岛,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如果不是1989年10月在高栏岛宝镜湾发现了史前岩画,我也不会几经辗转到高栏岛,参与宝镜湾岩画的清理工作,从而对高栏岛的风土人情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当时珠海市博物馆还没有自己的汽车。博物馆负责人带着我和另一位年轻人,一早来到香洲汽车站,搭乘去南水的车。车不多,人也不多。路不太好走,车到神湾还要转渡船,坐到斗门,再往西,往南,好不容易到达了南水,日已过中天。到码头一问,今日的船没有了,只能等明天。大家没办法,只好在南水过一晚。

还好,第二天有船去高栏岛。

十一月的天气,海风习习,有了几分凉意。船在高栏岛小码头登岸。博物馆负责人寻找岩画时来过几次,对这里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领着我们去沙白石村安排住宿,随即去高栏村找村支书物色青壮男女若干,准备清理刚发现的高栏岩画。

第二天,博物馆负责人、村支书带着一众青壮来到宝镜湾主幅岩画所在地风猛鹰山藏宝洞,开始了艰难的清理工作。

工作之余,我也会到村子周围走走,看看。因为我懂广州话,能够和当地的村民进行沟通,很快,我就了解到了高栏岛的一些奇闻趣事。

这个岛方圆有三十多平方公里,三个村子:沙白石、高栏、铁炉。人口只有一百余人,男渔女耕,自给自足。岛上只有一所小学,几十个学生,混班上课。村民们大多没有文化知识,但纯朴善良、热情好客。只有村委会有电话,很少打出去,也没有电话打进来。只有台风来了或有重病人需要帮助,才会有电话响起。

用柴油机发电供村民用,因成本高,仅限晚上六点到九点供应,也不一定准时,时有时无。打鱼的男人贪新鲜,有亲戚从香港来,带来了黑白电视机,也带来了新鲜事物。人们竖起鱼骨天线收看电视,大家挤在一起,边看边说些日常生活的琐事。这种情景,是那个年代最好的娱乐方式

岁月悠悠,一晃三十年了。岛上的老一辈村民有的已离世,有的进入暮年。

如今的年轻人,怕是不会了解三十年前高栏岛的样子。那个时候的高栏岛多么平静、纯朴,可以称得上是珠海的桃花源。

诗与画



孔雀披着三月的羽衣
到处炫耀
提前发布了
这个春天的流行色

作者:梅西

读书札记

□剑 男

●给一个人的诗歌挑毛病并不特别难,因为避开了自己,我们很容易占据一个制高点——艺术的或道德的,然后依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评判。但当我们将自己也置身其中,和每一个人成为相互映照的明镜,就会发现以他人为镜的自我审视才真正有益于我们对诗歌的理解和认识。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在任何一种诗歌写作中发现它的相反性,越是有个性的诗歌,它的缺陷可能越明显,学会包容,并以自己不同于他人的写作共同丰富诗歌的存在,这才是一个优秀诗歌写作者应有的格局和姿态。

●轨道,很有意思,它茫茫向远方延伸,但有迹可循。它对合轨的事物有制约,但对真正的行走并不具备约束力,既不能带给行走者更多别致的风景,也不能因此给行走者带来加速度。写作也是如此,也有所谓的轨道,但显然,这种轨道只属于每个写作者自己,不具备公共性,它的存在也不是让一个人的写作朝着一个方向狂奔而去。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写作者在这条道路上的旁逸斜出,乃至背道而驰可能更能带给人们惊喜。

●经常有学生问我怎样理解诗歌的现代性。要知道什么是现代性,首先得明确什么是现代,关于什么是现代,我不赞成学者们考证式的指认,我倾向于哈贝马斯的看法,即及“现代”一词是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它随着内容的变更而表达为一种与过去或者说传统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我想对于诗歌来说,它的现代性应表现为审美的现代性,表现为对过去诗歌的反思、质疑和否定,或者说表现为对传统的反抗和叛逆,对新的诗歌形式的探索 and 追求。

●1927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自杀身亡,他在遗书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如今,我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冰一般透明、神经质的、病态的世界……我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敢于自杀呢?这是个问题。唯有大自然,在我看来比任何时候都美。你或许要笑我,既然深深喜爱大自然之美,却又想入非非要去自杀,岂不自相矛盾。但我还是要说,殊不知,大自然之所以美,正是因为映入我这双临终的眼的缘故。”芥川龙之介死时才35岁,他的死亡来自于他的痛苦和绝望,但我一直不能完全理解他为什么要说“人生不如一行波特莱尔”,是不敢像波特莱尔一样深入人性的恶,还是不能接受波特莱尔所谓的“堕落的快乐”?

慢时光

篱笆

□孙焱莉

篱笆到底能围住什么?在我记忆里曾对它有所质疑。

院门口有一棵小杏树,从花开过以后,每日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看树上为数不多的小青果子,期盼它早日长成金黄绵软的甜杏。

杏树前有一块菜地,每日里我便从中间穿行,苗儿还没出来,地就被踩出一条小路。母亲告诫了几次,无用。某一日,她在杏树旁边选了一块地方,种了些菜。选一些粗壮的高粱秆,剥了皮儿,露出一节节光滑闪亮的身子。把它们都切成一种长度,在地上挖一道浅沟,栽上它,一道篱笆就站了起来。刚开始时,那些篱笆很精神,站得精神抖擞,闪着光泽,似乎坚不可摧。

菜冒出嫩芽后,鸡们站在外面徘徊,我则绕了很大一圈才能走到杏树下,篱笆把我和鸡都隔在外面。

一夜暴风骤雨后,早上,我如往常一样踩着地上一汪汪水,飞快地跑出屋子,可当到树下后看到杏树上的青杏全落了。

其实我的杏是风雨吹打掉的,和篱笆没多大关系。可我却在那个时刻狠狠地踢了两下篱笆,是杏子遭遇的变故让我把恨意转嫁了,转过头我这样想:为什么不是那些菜,而单单是杏?难道仅仅是有篱笆吗?

后来,又一日,一群牛里其中两只勇敢地踏过篱笆,吃了几口里面的绿苗。母亲又费了些力气把篱笆修好,先前虽只过了十几天光景,可和后面的很不协调。那时我知道了原来那些高粱秆被栽上后也不会生枝散叶,它们只会越来越旧,越来越虚弱。不能阻挡任何一头牛、一只羊、一头毛驴的闯入。只是挡几只鸡、鸭与鹅。

那些茄子、黄瓜一起成熟后,吃不过来,在秧上老去直到烂掉。篱笆也破旧不堪了,成了一种虚设。

村子很散漫,没人在乎院墙。房子是没有篱笆的。它盖在路边,过路的牛随意走到人家院子里抢两口鸡食,捋两口房墙缝隙里的草,人却安心地住在房子里。不远处篱笆围成一圈,看护菜地。看起来人不如茄子、黄瓜、辣椒那些菜金贵。入夏,人在房子里睡着了,门窗敞着,风与夜色随意走进来,停在那。